



中山文史

子

第1—3辑选刊
(1962—1965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

1989/10/1
中山文史

第1—3辑选刊

(1962—1965年)

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
文史委员会

1989年5月10日重印

《中山文史》

第1—3辑选刊

(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89/91号)

出版单位：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

出版日期：1989年5月10日

承印单位：广东省中山印刷厂

《中山文史》

第1至3辑选刊目录

第1辑选刊

- 汉奸欧大庆蹂躏中山县之黑幕
.....郑仲良 (1)
- 猪仔兵的血泪史
.....萧宝耀 (7)
- 民国政府的县干所
.....李 公 (12)
- 解放前的选举内幕
.....刘士珍 (16)
- 民国时期的乡镇保甲制度
.....何秀峰 (13)
- 解放前司法界的败类
.....郑砾石 (21)
- 官僚恶霸贪污勒索的形形色色
.....锦 鏐 (23)
- 民国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
.....萧宝耀 (26)

民国时期的分赃式税捐	何天纵 (30)
解放前中山县走私活动概况	郑砺石 (32)
通天大道欺骗群众的事实	孙 汉 (35)
不堪回首忆当年	李少石 (38)
汉奸恶霸狗咬狗骨一例	程锦璠 (40)
罗勤记遭殃记	双 簧 (42)

第2辑选刊

记香城商团	郑砺石 (44)
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和“模范县”	郑 鲁 (46)
陈济棠制造县兵闹饷事逼走唐绍仪 并略谈中山县兵的始末	程十里 (49)
挺三纵队与民利公司	李泽林 (52)
民国时期的中山县地政	陈 禹 (55)

- 中山沦陷五年汉奸执政及群丑逐鹿记
.....郑仲良 (58)
- 民国经济崩溃时的石岐情况
.....萧宝耀 (61)
- 石岐当年小军阀喋血记
.....吴锐生 (64)
- 归国华侨严迪光被害始末
.....萧宝耀 (66)
- 美理女子中学简史
.....李年英、李月眉、梁瑞霞 (69)
- 抗日胜利后的私校概况
.....李 行 (72)
- 石岐解放前的手车公司
.....李 公 (74)

第3辑选刊

- 解放前石岐航运业的概述
.....庐 坤、洪 奇 (77)
- 九龙堂等匪帮爆炸同兴渡始末记
.....李泽林 (85)
- 石岐银业的回忆
.....缪文雨、高焕章 (88)
- 解放前中山县米业和米机业的情况
.....黄桂波、伍允成、黄棧等 (96)

英籍主教何明华与翠亨、银坑难民营	陈 文 (104)
沦陷期间“挺三”各支队的走私情况	李泽林 (109)
沦陷前中山官吏走私的鳞爪	又 叔 (115)
害人最烈的赌博白鸽票和字胆	郑励石 (119)

《早年今昔》选刊

人祸大过天灾	
——回忆1943年中山县旱灾情况	郑励石 (127)
一九四三年小榄镇灾劫纪实	叶 添 (131)
四个旱年的回忆	萧宝耀 (132)
《中山文史》第1—3辑选刊编后记	(135)
稿约	(137)
封面设计	胡三白

汉奸欧大庆蹂躏中山县之黑幕

郑仲良

1、中山县伪联防总局及联防队成立过程：自芦沟桥事起，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逃，继而南京失守，广州沦陷，至1940年日寇大举向中山登陆时，县长、司令官流亡外县，邑境遂成真空，敌人先遣部长驱入岐，占据要隘，以学宫为警备司令部，铁骑纵横，蹂躏全市，邑人避难，有逃内地的，有走澳门或匿隐乡间者。居留群众，正救死不暇，而汉奸则乘机蜂起，为虎作伥，肆其鱼肉。日寇亦利用他们作其爪牙，软硬兼施，刚柔互用，以尽其侵略之能事。初则指使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，以剥夺人民物资，供其给养，不反抗者称为良民，发给良民证以柔抚之。是时石岐镇设有十八乡维持会，以镇及附近员峰、张溪、基边、岐头、大陂、厚兴等乡划入其管辖范围，敌伪指派基边土劣吴露佳为会长，石岐镇官僚地主李景为副会长。同时三区之小榄、九区之黄圃、六区之下栅（今属珠海市）二区之沙溪圩等沦陷地区，亦纷纷成立此种维持会，为日寇帮凶。但这些维持会组织简略，又缺少武装，实力单薄，不大为日寇所信赖，属临时性质。未几，有所谓“和平反共建国之××军”（护国军或绥国军则忘记了，其旗帜则仍用青天白日式样，尾端书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字）吕春荣部队由江门开入石岐，分驻各区乡。其第×团团部则驻小榄镇，由伪而长黄礼统率。吕春荣之参谋长

欧大庆，是中山县第四区左步头乡人，曾留学日本，相识日酋，乃秉承其意旨，纠集地方坏人组织伪中山县政府。伪府中僚佐有前清举人徐弟初，×国留学生张崇文等汉奸为之筹划。张号为智囊，多诡计，系浙江省人，并与第一科长欧成琦（左步头乡人）、财政局长王文庆（闻说是台湾来的）均为欧大庆所信赖，欧自诩幕下人材济济，大有可为。伪府成立后，石岐镇十八乡维持会及各区乡维持会即先后解散。是时南京方面之汪伪中央政府及广东省伪政府尚未成立，中山伪县府便成地方政治独立机构。这欧大庆素具野心，既为伪县长，人权在握，更以手腕灵活，狐媚多端，博得日酋欢心。当时沦陷区的各伪县府组织内，均由日寇上级派遣一员“联络官”驻府办事，藉以监督县政。但欧大庆既得日酋信任，“联络官”又受其笼络，上下交欢，反为其所利用，事无掣肘。于是政令随心，为所欲为，其权威之大，无异中山土皇帝。惟觉武力未充，剥削未足，未能偿其大欲，乃集其群僚相议，决定组织成立中山县“联防委员会”。以吕春荣部之团、营长及土霸吴庆珊等八人为委员，欧自任为委员长，计划组织“联防部队”以充其“实力”，并藉以筹集经费，重剥民资。由委员会决议向中山县属田亩抽收联防附加费每亩一元，招商承办，布告开投。结果由吴庆珊用××公司名义认额5700余顷投得。查中山县禾田约1万余顷，当时除第七区及八九区一部分沙田地区为日寇及伪府力量所未及，无法征收附加费外，其余沦陷区的禾田不下万顷，吴只以5000多顷投承，其获利之巨，数愈倍蓰。该“联防委员会”未几改组为“联防总局”，归伪县府直辖，欧大庆自兼局长，吴鉴泉为副局长，李景为秘书长，设秘书室及总务、警卫、会计三课以处理局务。此时吴庆珊为警卫课长，其投承

联防附加费时，欧大庆因受其运动多金，而伪县府及联防总局之高级职员，莫不沾其余惠。因此官官相卫，佯认为吴所投之票额为最高，遂通过其承办。此种掩人耳目之黑幕，在旧社会，固已司空见惯，不过此次开投联防附加费更为乌龙罢了。联防总局成立，既剥得民膏，经费充裕，于是招兵买马，组织联防总队，任欧文中为总队长。这欧文中亦左步乡人，与欧大庆少小同学，年龄相若（40岁左右），为人阴诈险狠，满面烟油。而欧大庆则倚为左右手，号为武胆。欧文中奉委后，乃纠集乡里无赖，及第四区之官僚、政客，与邑中之反动分子编成联防队，与抗日人民作对。这联防队之组织：总队部设总队长一人、副总队长一人、参谋、队副、副官若干人，采取三三制，分为大队、中队、小队三级，即一个大队统三个中队，一个中队统三个小队，小队之下为班，每班十人，班设正副班长、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，分别统领之。总队部统辖三个大队，一个直辖中队，计官佐士兵约共三千余人。其给养均由联防附加费内支拨，至于枪械服装则由日酋分别发给，或由伪府当局自行筹办。总队部设于石岐悦来路旧惠爱医院内（即今之中医院，联防总局亦同一地址）。总队部成立后，旋霸占悦来路晋源坊后街第一号民房为俱乐部以供其官佐娱乐，窝娼聚赌，吐雾吞云，便是他们的军风纪了。其对日寇则奴颜卑膝，对邑人则耀武扬威，其官佐帮凶：如副总队长林景山、大队长梁碧雄、孙冲及程祖超、程任民（即程杏移）、简永年、程君哲、欧璟等辈，除梁碧雄是第六区唐家乡人外，其余均是第四区人，并为两欧所宠任，这班魔鬼，横行乡曲，作恶多端，其气焰之盛，可思而知，乡人受其荼毒，至今犹痛恨不忘。又这班汉奸，争权夺利，狗咬狗骨，互相倾轧，时有所闻，尤以欧文中之手

段为毒辣。当时联防总局因招商承办队兵服装，欧文中与李景互争承办权益，欧竟下令其部属将李宅包围，欲伺其出门杀害。李闻风警觉，即行辞去秘书长职务，让欧承办，而李月余不敢出门。又欧文中与吴庆珊同是第四区乡人，同流合污，搵钱则大家分份，抽烟则联榻谈心，时称吴为老前辈。但欧文中欲把持联防总局全权，以吴庆珊非其嫡系人物，遂向欧大庆面前多方潜毁，谓其曾当过张惠长县府要职，不宜深信云云，欧大庆信谗，卒把吴庆珊之警卫课长职务撤去。同时改组联防总局，欧文中遂兼任副局长，局中行政，多由其主持，于是任用其爪牙分当三课课长。观其心毒手辣，对同僚尚且如是，则其对爱国群众、劳动人民之糟挞陷害的罪行，更可想象矣。又当时各区设联防分局，归总局直辖，任当地土劣为分局长，另由地方筹款组织一个至两个小队，驻扎各该区内，联防总队部于必要时可以调遣之，此亦当时助桀为虐，貽害一方之机构。如第六区之分局长卓君乙、小队队长卓联先，均是作恶多端，血案累累者，两卓于解放时，为人民控诉，依法惩办，人心大快。该联防局成立以来，直至欧大庆卸去中山伪县长后，虽内部人员稍有调换，其机构则于沦陷期中仍继续存留，至中山光复前始撤销。又该联防队在沦陷后期，曾有一部分由中山开入江门，欲攻入四邑，作日寇鹰犬。进至鹤山县境，大肆劫掠，把掠得人民之衣服、家具、铁枝、铁闸等物品，谓之胜利品，在江门市标价公开拍卖。这时社会状况，真是匪兵不分，结果该部队为当地人民抗日军所击溃，日寇亦终不能深入四邑。欧文中离去中山，死于非命。及中山光复，联防队全部已先期解放，烟消雾散，至今只剩下他们荼毒中山人民的弥天罪行这笔血债耳。

2、欧大庆及其僚属剥夺民资、纵情挥霍的昭彰罪行：

欧大庆既凭借日寇暴力，攫取中山伪县长职，凡县属之一切税捐，无论正供苛杂，统归其伪府收入，不须上缴，囊括无遗，任其开支挥霍。欧于是备有私人汽车多辆，出入乘坐，同时占据孙文东之“郑启运堂”大厦为其“公馆”。馆中陈设布置，无异皇宫，备有名厨，供其享受。又强霸太平路口21号之郑椿晖堂住宅及左侧民房为迎宾馆，用以招待日寇官佐往来。馆中饮宴荒淫，无日无之。即欧之高级职员亦是趾高气扬，目无群众。其婿伪县府财政局长王文庆，手握财权，骄奢无度。当其与欧女结婚时，在高陞酒楼摆酒宴客，凡百余席，饮宴竟日，豪极一时。而邑中劳动人民则蓬头垢面，冷饭残羹，欲求不得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诗句，实为此时写照也。而欧家则定制旦黄莲蓉及各式名贵礼饼数万个，分送其僚属，按其等级分派，每份三十或五十至七十个，以致岐镇饼店货源一空，销售殆尽，其穷奢极侈之举，可见一斑。而其迎宾馆门外，是日车水马龙，往来不辍，的士汽车，鸣笛呜呜，通宵达旦，行人裹足，相对唏嘘。至其馆内之款待嘉宾，于酣歌醉舞之余，更不知其内幕之乌烟瘴气，胡帝胡天，蹂躏多少同胞妇女（日寇于沦陷区内，往往使令汉奸们觅取民间妇女以供其淫乐，谓之“花姑娘”，是时本邑妇女多逃匿不敢出门以避其害）。又伪县府之侦缉队长陈啸山（绰号大傻），番禺县人，他于沦陷前，曾在中山当第二区警察分局警长（是时他名陈立），此次随同欧大庆重来中山，更是“驾轻就熟”利路亨通。闻侦缉部内审讯人犯，往往擅用私刑，苦打成招。视他们唯一职务，或灌水，或上吊（俗名马骝偷桃，系将人犯之手足连系，用麻绳紧缚，高吊于梁上，用人在下摇推之，此刑又名放飞

机)，刑具中又有荷兰水樽一种，系用坚木削成荷兰水樽模样，两头细而不尖，用以击人腰肋，痛入骨髓，受者每致内伤，面皮外伤势不甚显著，这些刑法，在沦陷时密侦队和侦缉队常使用之。陈啸山既具此权威，施诸群众，故来岐不数月，已掠得多金，遂购买石岐牛角巷19号之新楼为其藏娇之所，是时他亦自称阔绰，挥金如土。一日傍晚，电炬初明，行人稀少，陈啸山适在某酒楼醉归，乘车过市，忽然提枪在手，大呼一声“预备放”，随把手中左轮一扬，将银币一大束抛出车外，作蝴蝶飞，任其随从或路人拾取以观其争夺之形态为乐。时有路人拾得数张，即被其随从侦缉员夺回，并加毒殴，陈则大笑而去。当时社会黑暗，汉奸攫夺民货，竞尚豪华，习为风气。有日寇宪兵队部之密侦队长黄忠，本是杀人不眨眼之恶魔，亦号称豪爽，当其娶媳时，在其寓所宴客，摆酒百数十围，轰饮达旦，震惊邻右，有识者闻而痛心。而其部下无赖之徒，则认其仗义疏财，趋之若鹜。此辈横行霸道之势，穷奢极侈之风，弥漫全市，均由欧大庆之开其端也，而邑内人民受害更弥矣！

> * <

> * <

> * <

猪仔兵的血泪史

萧宝耀

1945年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政府便宣布恢复“征兵”，为发动内战制造炮灰。当时人民称之为“兵祸”。

兹将笔者见闻所及，加以概述：

庞大的征兵机构

南京国防部公布征兵后，即派出大量征兵人员，分赴各省、县设立征兵机关。中山方面则派来薛岳的胞弟薛季良为“中山团管区司令”，辖属中山、顺德、宝安三县征兵事宜。于1946年9月间率同编余的国民党军官百余人来石岐，设立“团管区司令部”。其组织庞大令人惊讶：有少将司令薛季良、副司令阮××、参谋主任鍾卓英；其下设三个股，专办兵役工作。又有参谋、副官、军需、书记、军法、军医，办理一般业务。共有校、尉级人员60余人。又辖属两个大队，第一大队长曾康宁，驻中山，辖五个中队；第二大队长吴惠元，驻顺德、宝安，也辖五个中队，共有军官50余人。

征兵任务，由县府军事科主办。该科将配征名额，分发各乡镇，由各乡镇长将适龄壮丁开列名册，送县累核，再派员下乡会同公开抽签，“中签壮丁”送县移送团管区验收入伍。而团管区的兵役宣传人员，大力开动宣传机器，以各式

各样谎言欺骗人民。

征兵头子，经过一番策划后，即派遣人马下乡催征。其时曾为沦陷区的中山人民，对国民党军队本质不甚了解，且被虚伪宣传所迷惑，故一部分天真的青年受骗应征。第一期应征人数竟达 500 余人，于 1947 年 3 月开赴广州入伍。而团区和县府的官僚率同乡镇保甲长列队欢送。这批新兵均是少年精壮，穿上新军衣，一时足以迷惑县人耳目。

虚伪骗人的“征兵”勾当

1946 年，蒋介石已掀起内战的序幕，东北、陕北、华东、华北一带人民亦已燃起革命巨火。蒋军伤亡惨重，节节失败，急待兵源补充。在中山征到第一批全未经过训练的新兵，到达广州后，便转乘粤汉火车北上，拨交前线各军补充，作为打内战的炮灰。这批新兵逃的死的人数很多。幸得逃脱的人，间关千里回到故乡，就将欺骗人民、虐待新兵的惨无人道事实，公诸社会，闻者无不切齿痛恨。从此全县人民多已明瞭国军的征兵，是赶制炮灰而已。故以后征兵，县中青年均逃避兵役，而乡镇中的兵役配额，只有集款购买“猪仔兵”以应征额，于是团管区辖下的大、中队长，视为发财的利路，兵贩子（即猪仔头）也应运而生。他们蛇鼠一窝，互相勾结向人民勒索，以偿大欲。

被欺骗虐待的猪仔兵

国军征兵的黑幕被人民不断揭露后，群众对此深恶痛绝，在第二次征集新兵时，只有八区斗门和九区黄圃一带边

远地区的青年，因不知真相，仍间有被骗应征的。而石岐和一、三、四、五各区青年，则相率逃避兵役。有适龄壮丁的有钱人家，则行贿运动征兵人员，给以“免役”和“缓役”的证明文件，以逃避兵役，故各乡保长无法征集。这时县长孙乾，到任不久。负责办理兵役的军事科长甄谷芳，对各乡逃避兵役一无对策。而上峰催兵的命令急如星火，延误征兵，会受到军法处分。甄谷芳在抗战时已办过兵役，作弊方法，驾轻就熟，就和薛季良勾结，公开购买猪仔兵应征。他们一面恃势胁迫穷苦青年应征，和诱骗城市的失业游民，给予一、二百元港币，使之冒名顶额应役。另一面指使乡镇长以筹集新兵安家费名义，强向一般的商店居民勒收。至于征收“安家费”，则没有等级和额数的规定，任由保甲长用“软者深绑，硬者浅掘”的手法，随意勒索。买一名猪仔兵需款若干，每村配额几名，也是他们秘密决定，以便从中侵渔中饱。可是石岐是一个小城镇，在本地骗买新兵，其数实不足以应付，他们便派爪牙赴广州河南宝岗一带，向所谓新兵招待所，采购猪仔兵，带回石岐，分售各乡镇以应征额，以遂其勒索中饱的阴谋。

在购买猪仔兵当中，曾发生过一个大笑话：因兵贩们买了一个残废不良于行的青年，不能脱手沽出，乃串同石岐镇公所以廉价成交。在送兵时因没有贿赂军医，被拒绝收受。这时石岐镇长故意发出怨言恐吓，搞起轩然大波。后由甄谷芳向团管区疏通，并向军医给以“熟性费”，才被接收入伍。

国军新兵的悲惨生活

国民党官僚欺骗人民，虐待新兵的事件陆续暴露后，

在每次征集运送时，多有新兵伺隙中途逃亡者。如在石岐开赴广州时，系用省岐渡的三等舱，以为新兵座位，由护送的班长持枪监视。但在中途仍迭有跳水逃生的，故以后送兵，监视愈严，视同大盗！

在石岐集中，候命运送的一段时间，由新兵大队部在郊区的厚兴乡，封用几间大祠堂，建有牢固的木栅栏，所接收的新兵一律困居其中，大小便须要两人同出，用绳绑缚，并由看守班长持枪监视，以防伺机逃跑。每天入黑，则在禁栏内，由班长引诱教唆他们赌博，什么番摊、牌九、扑克应有尽有。看守的官僚则抽头聚敛以自肥。因猪仔兵卖身后，身上都怀有卖身价款，乡村送来的也留有零用钱，故可以大赌特赌，每达深夜通宵。可怜的新兵仅有一点钱也被他们吮吸尽了。

这时钞票贬值，新兵的副食费经过层层剥削，到新兵手中时，蔬菜也食不到，后来连生油、食盐也买不到，而只食清水淡饭了。

看守的班长，对赢了钱和有钱的新兵，就替他们去加饭菜和买香烟、熟烟，从中克扣，一块钱只能买到五角钱物质。他们对新兵视同囚犯，并进行残酷压榨，令人闻之发指。

当时猪仔兵的行价，每名约值三百元港币，连其他杂费约三百二十元港币。但经办的乡镇长，必须筹足五百元港币，剩余之款，由他们串同朋比瓜分。故每次征兵，也为乡镇保甲长，多开一条贪污利路。

比方石岐镇征额10名，则筹募安家费3200元已可敷用，但他们必须筹足5000元，借口猪仔兵身价涨落无常，预为贪污侵渔。中山全县65个乡镇，每年征兵配额1238名，安家费的筹募需四、五十万元（港币计），他们上下交征